

第一百三十九章 波瀾起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報。”

馬車停在了離蘇州府隻有兩條街的地方，虎衛們警惕地注視著四周的動靜，一名穿著青民服飾的監察院密探靠了過來，驗過腰牌，湊到馬車車窗邊輕聲說道。

車中的範閑正拿著本東西在細細看著，點了點頭：“說吧。”

“明圓沒有抵抗，四處的人已經進去，眼下正在搜查，暫時沒有結果。”

範閑略一沉吟，說道：“注意分寸，讓子越不要太囂張。”

那名密探應了聲，轉身離開馬車，消失在蘇州城上午的人群之中。

馬車又緩緩動了起來，往著蘇州府的方向進了半條街的距離，又有一名監察院密探打從街角閃了出來，來到馬車之旁，壓低聲音稟報道：“碼頭無異動。”

範閑沉默不語，揮手讓此人去了。

從華圓到蘇州府，要穿過小半個蘇州城，這一路之上，馬車悄無聲息地行走著，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大多數的蘇城市民，並不知道今天晨間，監察院的官吏們已經如狼似虎地闖入了明圓之中。

而就在這段距離之中，監察院臨時調動的烏鴉們開始回報各方麵的消息，所有與明家應對有關的信息，都匯總到了這輛移動的馬車之中。

比如明圓的情況，比如明氏商行照常開門的狀況，比如總督府衙門的應對，全部都以最快的速度傳遞到了馬車之中，交由範閑進行全盤地考慮。

換而言之。這輛馬車，就是今日監察院行動的中樞帳幄。

範閑也感到了一絲異樣，明家就算示弱，也不可能被自己欺到了臉上。還沒有任何的反擊舉措，相反倒是總督衙門開始緊張了起來，已經有了調兵的風聲。

在今天地計劃之中，看看明家的反應是一樁，而要抓住那個姓周的管家，則是重中之重。這麼些天來，明圓一直在監察院的嚴密監視之中，那位周管家應該沒有什麼機會出逃。

當然，最關鍵的是，明家直到現在都應該不清楚。周管家藏在明圓的消息已經被監察院掌握了。

想到此節，範閑的唇角不由泛起一絲自嘲的笑容，這世上的大戶大族。如果是由外麵殺進來，總是百足之蟲，一時不得便死，可要是從內部鬧將起來，那就會面臨真正的艱難這句話是曹雪芹在紅樓夢裏說過地。而他之所以此時會有這般感歎，原因就在於周管家的藏身之所，是明家的人。明家內部極有權勢地人，通過某個渠道告訴了範閑。

不然以明圓的防備之森嚴，監察院十幾年都沒有成功地安置一個上層的釘子，怎麼可能算準了周管家就在明圓之中？

隻要周管家在明圓，今天這事兒就算成了。

...

馬車漸漸駛近蘇州府，又有監察院的密探前來報告某路消息，然後再無異樣，那輛馬車就鑽進了一個不起眼的小巷子當中，靠著一堵厚厚地圍牆。停在了那裏，不知道在做什麼。

蘇州府衙的側手方十丈遠處，便是關押囚犯的大獄。大獄秋天裏殺人，春天裏養，所以如今正是“人丁興旺”地時候，一座牢中，竟是關著四五十人。

由大牢鐵門往裏去，一直走到直道的最盡頭，有一處天光由上方打了下來，稍許多了些溫暖，驅散了些許濕意，較諸別的陰暗不見天日的牢舍，要舒服許多。

這間牢房裏墊著幹草，草的下方隱約可見違禁的棉被之類，一位中年人正麵色慘白地獨自飲著酒，享受著一般囚犯享受不到的待遇。

這位正是明四爺，因為監察院要對付明家，他成了第一個被拿出來祭旗的人，被強行關進了蘇州府，已經十幾日了，還沒有被放出去的風聲。不過明家畢竟家大勢大，蘇州府宛若是被他們養著一般，他在牢裏住著，自然由上至下都有人打理，過地日子還算舒適。旁邊的牢房裏押著一些江洋大盜，都用豔羨的目光看著他。

明四爺懶怠去理會那些毛賊，隻是斜乜著眼，看著牢門外的三個衙役，唇角露出一絲恥笑，說道：“今兒又有什麼事？”

牢門哐當一聲響，被衙役們打開了，一位衙役躬著身子，諂媚笑道：“四爺，這些天苦了您了，隻是監察院盯的緊，咱們也不好給您安排單間。”

明四爺搖搖頭，歎息說道：“址早些出去才是正經事兒，家裏有沒有說什麼話？”

這個時候，另兩名衙役已經端進了好菜好酒，布置在他的麵前，香氣撲鼻。

明四爺略感詫異，心想還沒到午飯的時候，怎麼今兒個這麼早來送飯？驟然間，他想到了一樁事情，不由麵色劇變，嘶聲說道：“什麼意思？”

“吃了這頓飯，好上路吧。”那名衙役歎息。

明四爺臉色慘白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想自己頂多就是欺行霸市，怎麼也輪不到死罪，而且自己是明家的人，官府怎麼敢就這麼隨隨便便地殺了自己。他下意識裏往後退去，雙眼怨毒地看著那名衙役，狠狠說道：“你說的什麼意思，爺聽不明白。”

衙役微低著頭說道：“監察院的意思，四爺莫怪。”

明四爺不是糊塗人，稍一思忖，便明白了這事的前前後後，沉默半晌後淒慘笑道：“什麼監察院！怕是家裏要殺我吧。”

衙役直起了身子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四爺既然明白了，那也就別太在意，總不是為了家裏好...監察院如今對家裏逼的緊。聽說今兒個晨間已經進圓了，如果再不做些事情，鬧出些動靜來，監察院怎麼肯收手？您是四爺。用您的一條性命，暫保家裏半年平安，總是值得的。”

明四爺大怒罵道：“你們這些王八犢子！要死怎麼不讓老太君死去！**她祖宗！”

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刻，他當然清楚，明家為什麼會派人來殺了自己，這肯定不是為了滅口，自己根本不知道家族地核心生意，這隻是一筆墨，一筆塗在監察院臉上的墨，明家從去年底擬定的示弱悲情之戰。就需要用堂堂明四爺的死亡，做那個爆發地契機。

想到此節，他的心裏何其絕望不甘。何其憤怒。

那名衙役麵色一變，說道：“老太君乃萬家護主，四爺言語尊敬些。”

明四爺淒慘一笑，人往牆角退去，口裏罵罵咧咧道：“我也是明家的爺。憑什麼要我死？就因為我不是她親生的？”

此時兩名衙役已經走了明四爺的身邊，根本不理會明四爺的叫罵與反抗，拿出一團髒抹布塞進了他的嘴裏。堵住了他的汙言穢語，同時將他的雙手反綁了起來。

這時候，裏間房的鬧騰，已經驚動了整間大獄，許多囚犯都好奇而害怕地看著這邊。

領頭地那名衙役眉頭一皺，喝道：“監察院辦事，都給我安靜些！”

就算是被關在牢裏，這些囚犯也知道，如今監察院正在打壓明家。但眾人沒有想到，監察院居然會深入大牢暗殺明四爺，不由心生寒意，漸漸為明家生出些不平來。但是卻沒有人再敢往那邊多看一眼，生怕惹禍上身。

...

衙役看著麵前的食盤，搖了搖頭，惋異說道：“最後一餐飯，也不能吃好，真是苦了您了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一揮手，那兩句扭住明四爺的衙役便拿繩索套上了明四爺地脖頸。

明四爺頸子被係，臉部被憋的通紅，兩隻腳不停地蹬著地麵，蹬的幹草亂飛，下麵的錦被汙髒。

繩索係的越來越緊，明四爺地眼珠子似乎都要鼓了出來，鼻孔張的老大，看上去異常恐怖，雙腳蹬動的力氣也是越來越小，就像是垂死地青蛙一般，有氣無力地彈著。

臨死的明四爺，心頭的絕望可想而知，那股對明家老婦人，對明青達的怨恨可想而知，隻是他已要死了，又能如何？

冷冷看著垂死明四爺的那名衙役忽然感覺到有些奇怪，他的餘光裏瞥著隔近的那座監房裏，那名囚犯正看著自己。

很冷漠地看著自己，並不像是冷血地看熱鬧，也沒有一絲怕的感覺。

他愕然轉身，然後看見那名囚犯從幹草垛裏取出了一樣東西，瞄準了自己。

一把弩！

...

鏗鏘！三聲弩機響，三枝弩箭出，準確無比地紮在這三名衙役的咽喉之中，三人捂著咽喉，根本來不及發出一聲響，便倒在了地上，雙腳蹬了兩下，就此斃命。

衙役一死，繩索立鬆，本已垂死地明四爺無力蹬著的雙腳，漸漸恢復了力氣。

他緩緩睜開雙眼，用迷惘而昏濁的眼光看了一眼隔壁的囚犯，不知道對方為什麼要救自己，更沒看清楚，對方是如何救了自己。

那名囚犯此時卻像是什麼事情都沒做一樣，雙眼平視著前方，蹲在了柵欄旁邊。

明四爺渾身酸軟，褲中已有遺溺，臭不堪聞，卻知道自己已經死裏逃生。

此時他的身後，那堵厚厚的牆，卻像是被鬼神運力一般，悄無聲息地開了一道口子，露出外麵的湛湛青天來！

...

高達收回那柄長刀，麵色微白，強行打通蘇州府大牢的厚牆，也損耗了他不少真氣。他進入牢房之中，一手提著明四爺，便出了大牢。

又有一名監察院的官員入內，拔出那三名衙役咽喉間的弩箭，又小心翼翼地擺設了一下牢房中的局麵，這才走到柵欄旁邊，伸出手去。

先前救了明四爺一命的那名囚犯一言不發，將手中的暗弩遞到這名監察院官員的手中，又指了指旁邊的食盒。

監察院官員揀了一根雞腿，放到了他的手上。

那名囚犯笑了笑，有些滿意。

監察院官員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再等兩個月，大人還需要你當證人。”

那名囚犯一麵啃著雞腿，一麵點了點頭。

那名監察院官員退出去後不久，囚犯一指頭將啃剩的雞腿彈入對過斜方的一間牢室之中，忽然間麵色一變，淒惶無比，嘶聲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殺人劫獄！”

馬車離了蘇州府後方的那條小巷，緩緩駛向總督府衙門的所在，隻是此時的馬車上，已經多了一個人。

明四爺淒惶無比地癱坐在馬車椅下，抬頭望著那名年輕英俊的大人物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歎息道：“豪門大族，果然每多陰穢肮髒。”

他旋即微笑說道：“如今你自然看白了，本官也不用多說話，日後的明家，你要好好把握才是，與明老七配合好。

”

明四爺吞了一口口水，死裏逃生的那一幕，給他的心理衝擊太大，根本容不得他有絲毫考慮，他狠狠地點了點頭。

範閑輕聲說道：“老太君想殺了你，栽到我監察院身上，宣揚到民間，營造我範閑無恥冷血的形象，挑拔民間的情緒來保她明家...可是如今我救下你來，反而栽髒到明家身上，說明家劫獄...你說，她會怎麼應對？”

明四爺雙眼無神，搖了搖頭，忍著咽喉的疼痛，嘶著聲音說道：“大人...不要小瞧了老...那個老婊子。”

...

（作者：原來狀態不止是精神狀態的問題，我感了了，重感冒，嘶啦啦地痛...寫的少些，不過似乎質量好了些，自我滿意度上升中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